

2025 捷克大選的幾點觀察與簡析

鄭得興

捷克大選的過去與現在

第十屆捷克眾議員選舉於 2025 年 10 月 3 日及 4 日舉行，大選結果於選舉完成之後很快就公布了。現任的公民主黨（ODS）主席彼得·費亞拉所領導的內閣敗選，已確定無法連任，內閣做到今年（2025）年底結束執政，明年初換新內閣。今年下議院選舉獲勝的是 ANO 2011（是的 2011 黨，或稱為不滿公民行動黨），得票率為 34.5%，獲得 80 席，ANO 2011 上屆（2021）得票率為 27.1%，獲得 72 席。今年公民主黨的得票率是 23.4%，獲得 52 席，上屆（2021）結果是 27.8%，獲得 71 席。2021 年公民主黨與其他 4 個黨合組政治聯盟（「一起聯盟」），總席次是輸給 ANO 2011 一個席次，不過得票率比 ANO 2011 高出 0.7%。這屆勝選的 ANO 2011 將與自由和直接民主黨（SPD）與汽車黨（MOTORISTE）組聯合內閣。自由和直接民主黨的黨主席剛村富夫的媽媽是捷克人，爸爸是日韓混血，是極端右派的種族主義政黨，2017 年以新政黨之姿首次參加眾議員選舉，得票率 10.6%，獲得 22 席次。2021 年得票率 9.6%，獲得 20 席次。2025 年得票率是 7.8%，獲得 15 席。汽

車黨是新政黨，首次參加捷克大選，立即獲得可以參加席次分配的 5% 選票門檻，得票率 6.8%，獲得 13 席。今年另外兩個有獲得國會席位的政黨是市長和獨立人士黨（得票率 11.2%，獲得 22 席，比 2021 年少了 11 席），以及捷克海盜黨（得票率 9.0%，獲得 18 席）。

ANO 2011 是有捷克川普稱號的安德魯·巴比斯所創立，他是捷克第二富有的大商人。2013 年巴比斯領導 ANO 2011 首次參選，得票率 18.65%，獲得 47 席。2017 年 ANO 2011 在捷克國會大選中，得票率 29.6%，獲得 78 席。巴比斯在兩個左派政黨的支持下獲得首次組閣機會，一個是波西米亞和摩拉維雅共產黨（得票率 7.8%，獲得 15 席），以及社會民主黨（得票率 7.3%，獲得 15 席）。巴比斯不顧長期以來捷克的政治忌諱，為了能順利組閣與擔任總理，竟與共產黨結盟，並與社會民主黨共組聯合內閣。ANO 2011、共產黨及社會民主黨的政黨結盟，國會席次為 108 席，過半數 101 席（捷克國會席次為 200 席）。2021 年是由公民主黨為首的「一起聯盟」取得聯合內閣的執政權，這個內閣一共有 5 個政黨，這是捷克有史以來最多政黨的聯合內閣。2025 年 ANO 2011 再度獲得組閣權，巴

比斯繼 2017-2021 擔任捷克總理之後，2026 年又將再度擔任捷克總理，這次巴比斯的聯合內閣政黨是兩個右派政黨，不同於 2017 年的兩個左翼政黨。

以上主要是捷克這幾屆國會大選的結果，ANO 2011 自從 2013 年開始參選以來，已連續四屆在捷克眾議員選舉上大有斬獲。ANO 2011 是民粹主義政黨，中間偏右政黨屬性，黨主席巴比斯是生意人，以現實主義為核心思維。因此，2017 年結合左派政黨組閣，不過共產黨是情意相挺，並未真正參與組閣。2021 年敗選，無法順利連任。2025 年巴比斯勝選，ANO 2011 這次改與兩個右派政黨合組聯合內閣。筆者針對過去幾屆捷克國會大選結果，有以下幾點簡單的評論。

捷克大選的趨勢與評析

從捷克過去幾屆國會大選的結果，可以歸納出一些觀察要點：

(一)如何看待民粹主義

許多文章都會特別去強調及批判巴比斯的民粹主義，他們覺得民粹是利用民主的形式，許諾人民一些物質條件，藉以騙取選票。可是人民的選票真的有這麼好騙嗎？巴比斯所領導的 ANO 2011 從 2013 年開始參加捷克國會大選，連續四屆都大有斬獲，顯然捷克是有一定比例的選民會穩定地支持 ANO 2011。自從 2004 年捷克加入歐盟後，物價年年高漲，通貨膨脹，只有薪水不漲，市井小民並沒有太

多的政治激情，大都只在意生活是否能過、好過。當公民民主黨所領導的內閣強力支持歐盟及烏克蘭的結果，換來的是人民生活成本不斷高漲，選民認為還是務實的好。ANO 2011 的民粹主義主張就是要提高工資、減少賦稅，對選民是有吸引力。匈牙利的奧班內閣及斯洛伐克費佐內閣都是給人民務實的生活期許，因此都能換得到選票。巴比斯在 2017 年及 2025 年獲得執政，奧班也在匈牙利執政將近 20 年，費佐是左派民粹，這任期是他再次回鍋擔任總理，如何看待民粹主義應該是需要正反不斷論證才是，而不是簡單化約成民粹就是打著民主大旗反民主！

(二)消逝的左派勢力

2017 年捷克大選過後，左派的社會民主黨及共產黨都還有一定的選票與國會席位。但是百年政黨的社會民主黨從 2017 年以後每下愈況，2021 年的選票已不到 5%，所以無法獲得席位，這是社民黨第一次遇到的政治窘境。這一次大選（2025）之前，沒有自信的社民黨與共產黨合組一個政治聯盟，取名叫做「夠了」聯盟，結果兩個左派政黨的選票非常不夠，這屆仍然在國會裡沒有任何席位。2017 年 ANO 2011 為了組織聯合內閣，而與社民黨結合，共產黨當時是採支持立場，但實際上不參與內閣運作，這是捷克後共時期的政治默契。共產黨的存在是讓許多仍活在過去的人們有一個歷史的想像連結，因為他們相信共產政權仍是最照顧人民生活最佳的制度設計。

當 ANO 2011 透過政權不斷承諾給人們更務實的需求與照顧時，共產主義的夢想已然形成泡影。人們在後共時期的共產懷舊逐漸被 ANO 2011 的具體政見所取代，當下的選票是要投給有能力實現政見的政黨，因此 2017 年的聯合內閣造成了 ANO 2011 大量吸收了左派勢力。

(三)加入歐盟的理想逐漸泡沫化

左派的社會民主黨比較支持歐盟，右派的政黨大都重視本國利益。公民民主黨過去在克勞斯（Vaclav Klaus）擔任黨主席及內閣總理的時候，他本人即是捷克疑歐派的代表性人物。但在克勞斯之後，公民民主黨逐漸靠攏歐盟，2021 年公民民主黨在主席費亞拉的帶領之下，險勝 ANO 2011，獲得組閣權。但 2022 年爆發俄烏戰爭之後，讓主張本國利益的右派政黨贏過了主張歐盟理想的右派政黨。公民民主黨與社會民主黨在好長一段時間裡，是捷克政治選舉中最主要的競爭對手。現在社會民主黨幾乎已快退出了捷克的政治舞台，捷克政黨政治過去十幾年來都是右派打右派，他們有不少政治語言是相近的，比如贊成維護捷克的自由民主價值、保證資本市場的流通與運作、克制通膨的努力等。但顯然巴比斯更直接「照顧」到選民的利益，失去左派意識形態的捷克政黨政治，現在需要好好來研究捷克不同種類的右派勢力，包括最極端右派的 SPD，以及今年新成立的汽車黨，汽車黨反對綠黨的意識形態，他們認為資本主義運作

下的環保等議題都是假議題，唯有經濟成長才是重要的，這個觀點很像以前克勞斯總統（Vaclav Klaus）的主張。

(四)捷匈斯聯合親俄

今年捷克大選結果是巴比斯的 ANO 2011 勝選，另一個外界隱憂的議題是捷克、匈牙利及斯洛伐克將會組織成反歐盟的統一戰線。其實在歐洲議會裡巴比斯、奧班及費佐的政黨議員早已組成了愛國者聯盟。巴比斯最近發表公開談話表示捷克仍會支持歐盟，但實際上巴比斯在競選期間就明確提出捷克未來不支持烏克蘭，捷克應該將數十億歐元用來改善人民生活，而不是白白送給烏克蘭打戰，要支持烏克蘭應該是歐盟的任務，不應該是捷克來承擔這項工作。這個想法也是奧班及費佐的主張。此外他們與俄國實際上也有交往，至少他們在俄國天然氣的爭取上是用心的，因為便宜的天然氣成本是有助於降低物價的上漲。捷匈斯執政者對俄國的態度應該會逐漸形成一致性，歐盟已對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親俄態度感到相當頭痛，如今再加上捷克，未來歐盟如何將對抗俄國的力量有效整合，應該會比現在更費力。

(五)公民社會的力量薄弱

與西歐國家相比，中東歐國家在後共民主化發展過程中，呈現出民主的脆弱性是在於公民社會的建構不易。因為西歐有較為發達的公民社會，因此比較能制衡執政者的恣意妄為。但其實近十數年來，西歐國家的右派民

粹政黨一個個透過選舉勝選執政，極右派政黨也出現在許多西歐國家，跟中東歐國家的情況幾乎沒兩樣。另外，中東歐國家的貪腐情況仍是相當嚴重。2019 年布拉格群聚了 20 幾萬人示威抗議巴比斯政府貪污了歐盟的經費，貪污的情況也發生在費亞拉的政府。因此，並不是民粹政府才會貪污，原來不管哪個政黨執政，都很難避免有政府的內閣官員涉及貪污腐敗。

(六)捷克與台海兩岸關係的拉鋸

台灣在後冷戰時期與捷克的良好關係主要是建立在哈維爾總統的支持下，此外，除了捷克與台灣在歷史記憶上的親近性之外，基本上還是歸諸於台灣的經濟實力。尤其在 2000 年的時候，富士康決定將歐洲總部設在捷克，那時候是在哈維爾的總統任期內，不過內閣是左派社民黨的澤曼總理。澤曼後來選上總統，並成為與中國關係維持最佳的捷克總統。2000 年澤曼總理所領導的聯合內閣政府非常歡迎富士康在捷克的投資，同時對台灣也並未展現敵對的態度。當初捷克正在與其他後共國家爭奪 FDI（外國直接投資），如今台灣台積電決定設廠在德國的德勒斯登，鄰近的捷克及波蘭兩國皆盼望組成歐洲晶片三角。巴比斯過去並未有特別親中的傾向。捷克在希望爭取與台灣半導體的合作機會下，應該會與 2000 年富士康生根在捷克的情況相似。捷克新政府可能不會在言詞上面表達與台灣的友好關係，但在經貿與文教的往來上，

應該會延續下去。

結語

2008 年的金融海嘯、2015 年的歐洲難民危機及 2022 年俄烏戰爭等關鍵事件，逐漸形成了歐盟會員國與歐盟關係的裂縫，而且彼此的距離正逐步加大中。近年來歐盟會員國的政治選舉中，有越來越多的政黨是主張與歐盟的關係要保持適當距離因而勝選，注重本國利益的右派及極右派政黨獲得更多選民的支持，這情形不是捷克獨有的，也不是中東歐國家特有的，而是正瀰漫在許多歐盟會員國裡。因此，用放大鏡檢視這次捷克國會大選獲勝的巴比斯可能意義也不大。右派民粹政黨的選舉語言可能比較切中人民關心的生計，這是目前歐盟內部普遍的政治氛圍。歐盟必須要正視目前的真正危機可能並非來自歐盟外部，而是內部。

捷克政黨政治的變化趨勢透過歷屆國會大選，反應的是由下而上的政治或社會需求。因此與其說是巴比斯用民粹主義創造了 ANO 2011，藉此來透過民主選舉制度以獲得選票，進而攫取政治資源，不如說可能是他們更能反映人民的真正心聲與需求。民粹主義、國族主義與民主深化在此刻的中東歐政治作為中更形複雜，中東歐國家經常透過民主化多少週年的定期反思，來強調今日的民主成果，以及探討民主發展的韌性與脆弱。中東歐今日的民主與民粹已然是共生狀態，選民的投票

行為不管是理性還是非理性，既然民主是靠選票，哪個政黨的選票多，他們就被賦予了政治生命，否則就逐漸淡出政治舞台。共產黨與社民黨的命運是否已走到了終點，其實還是很難太早下定論，歐洲大部分的國家都因為選舉制度的設計，而採行了內閣制的政治制度。政黨的鐘擺效應一直都是存在的，很難有政黨能夠在民主時期長期執政，除了匈牙利的奧班政權之外，以捷克為例，2017 年是巴

比斯獲得政權，2021 巴比斯敗選下台，2025 年巴比斯勝選再度上台。下次捷克大選預定是在 2029 年，勝負當然還很難說。假如巴比斯政府不能解決通貨膨脹，與有效提升薪資結構等，或者再度爆發重大貪瀆事件，則政黨輪替的故事情節也會再次反覆出現。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校級中東歐研究中心主任）

【法國教育資訊】法國專家提醒 年輕人過度依賴 AI 恐喪失與真人交流之能力

根據天空社（Heaven Agency，法國廣告公司）的一項研究，當今 25 歲以下的青年當中，每天使用人工智慧（以下簡稱「AI」）者之比例將近一半，且更容易向 AI 傾吐自身秘密。《強化人類：未來大腦》（Grasset 出版社，2024 年）一書作者、同時身兼巴黎西堤大學教授及聖安娜醫院精神病學部主任蓋雅德（Raphaël Gaillard）接受了《世界報》的訪問，分析 AI 的運用對社會關係可能產生的影響。

世界報（以下簡稱「世」）：如何解釋年輕人越來越常透過 AI 獲取情感支持？

蓋雅德（以下簡稱「蓋」）：首先是文化適應的現象，這一代人很自然就能接觸到科技帶來的一切，不過也可以解釋為透過機器裝置發展出的特殊關係：如今的 AI 能夠迅速提供答覆，給人的印象是能精準理解交流對象並模擬對話，綜合起來就創造出強烈的連結，類似治療關係或精神分析中的「移情」，同時又非常舒適，因為這台裝置通常會隨順對方意願，讓人很快就會對其產生依戀，並不斷回頭交付更多的私人訊息...即便這意味著與人類交流的習慣正逐漸消失。

世：那麼您認為這些習慣會對正在這個年齡段形成中的社交能力產生影響嗎？

蓋：AI 裝置的主要宗旨是滿足使用者，進而建立起流暢互動：AI 不會受到人際關係中各種摩擦的干擾。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時充滿誤解，且雙方都有自己的目的、慾望及介意之處，因此比起跟朋友交談，可以想見 AI 會越來越受歡迎。使用聊天機器人（代理對話），則不會受制於對方觀點、可能的笨拙反應，也不必聽對方傾訴—儘管這正是人際關係的豐富之處。這種便利性可能會讓未來幾年的使用人數持續增加，不僅會出現成癮現象，還會剝奪人類之間對話特別具備的社交能力，最終可能會導致人們對真人互動的容忍度降低，從而加劇孤立感。

世：然而擁有這個即時且低成本的交流空間，難道就沒有好處嗎？

蓋：我相信 AI 完全可具治療價值。AI 的有趣之處就在於其易接近性，我用「踏進門檻」來比喻：痛苦的年輕人藉由 AI 踏出第一步，願意敞開心扉，畢竟沉默總是最糟的，展開對話—即使對象不是人類—也可能有好處，進而打破僵局。另外，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目前面臨大量護理人員短缺，且一夜之間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人們難以享有充分的醫療照護，即使有，後續追蹤也往往不足。AI 或許能彌補這項缺憾，但前提是要加以規範和調整，避免加重患者的不適（如助長抑鬱情緒）。既然 AI 的發展勢在必行，不如試著構思防護措施，汲取積極面向。不過我依舊認為，兒童和青少年不該過早接觸這類數位工具，以免阻礙大腦發育。

資料來源：2025 年 10 月 23 日 《世界報》/ 譯稿：駐法教育組